

# 卷二

## 新編巧緣豔史卷一



第一回 楊州城專心娶美貌 華嚴寺暗遇有情郎

詩 結下冤家必聚頭 聚頭誰不惹風流

日 從來怨遂恩中起 不染相思有甚仇

話說本時江南省有一名士姓黃名上卿。婦人趙氏。這年大比。得中了三

甲。即於下河南安陽縣正堂。不想趙氏在家偶得一病。不到月餘。一命嗚

呼。亡矣。這上卿心中好苦。不免收尸殮殮自己一身。好生寂寞。遂尋書遣

悶。過了時。意欲續絃一位夫人。怎奈本處並無絕色之女。因想楊州水

色極。免先至楊州。取了夫人。再去上任。亦未為遲。計意已定。代了儿

個家。來到楊州。入了官店。即時尋了一個媒人。上卿分付道。須尋

一。國色無雙的。老爺自有重賞。媒人聽了。叩頭出來。出了店門。

彩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72000  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107  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巧緣豔史十二回 民國十一年上海書局排印本  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 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書名 新編巧緣豔史十二回 民國十一年上海書局排印本  
撰者 豔影 撰  
卷 卷二  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章回小說-煙粉  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107  
編號 D8672000

巧緣豔史 卷一

新編巧緣豔史卷二

第四回 有情郎月下歡飲 王玉奴寺中避難

且說夫人道你這機智極巧。但你不歸家。須將珠子本利歸去。以免父母懸念。曹客道夫人說得明日是歸寺。我將珠子銀本利。寄於同鄉親戚帶回。我書中托故慢慢歸家。兩放心矣。只是日后相公在家。一時撞破。夫人道不妨。那居官的人多於不理家務。是閨門上不謹的。卽有風聲。他也不自認醜名。自古云淫風出宦家。曹客道以夫人所言。却也似乎近理。只是通奸了命婦豈肯相饒。夫人道既是這般長慮。不來就罷了。曹客道咱雖云露水夫妻也是前生有緣。古人有言曰千里有緣來相會。對面無緣不相逢。只聽的夫人道數皆天定。那里憂得許多。正說話間。只聽愛蓮推門進房來尋曹媽同睡。四下不見。只是夫人床下一雙男鞋在地。吃了一驚。

不敢做聲。暗暗想著另在一旁睡了。且說他二人見愛蓮推門。雙雙摟定。睡了直至五鼓。又做巫山之夢。更取樂一番。不覺天已大明。夫人催曹客。早早束粧。愛蓮從那邊走來。朝着曹客細細一看。知是男子。笑了一笑道。你今夜可吃了好果子了。曹客不語。又道你若出去。這雙鞋兒有些不妥。待我去尋一雙與你穿了方好。夫人在床上聽見。叫道愛蓮。事已至此。料難瞞你。切不可走漏消息。與外人知道。我自另眼看你。愛蓮伏在床沿上。回道不分付。也不敢壞夫人名節。何用說來。隨即忙走到別房去。偷了一雙大大的花鞋。與曹客穿了。道慢慢走出去。夫人說且慢着。一啣喙抽身起來。一面取几樣點心與他充飢。一面取那些珠子道。你可擧去。曹客道夫人要都留在此。夫人道我將昨日揀的留下。餘者都擧去。寄與家中。又與一封銀子道。珠價你可收下。曹客笑道。恁般小心。着我夫人道。你此一回家。多將些銀子寄回家去。安慰你父母之心。免得疑你。在外不老成。曹客道。足感夫人用心。說罷。辭出夫人。說出門。依風火牆。看了后門。黃昏早來。應了一聲。恰是個賣婆模樣。愛蓮送出大門。門上有幾個家人看了道。昨晚在那里歇着。曹媽道。因天色晚了。與愛蓮姐宿下。今日方稱得珠價到手。說罷。一路竟至后花園門外。上三個字的一面牌額。寫着四時春。左右一聯上寫。

園日涉以成趣 門雖設而常關

他便記在心裏。仍到祠堂。脫了女衣。且喜不撞見一個熟人。一直進得寺來。將匙開了房門。歡歡喜喜。重親梳洗。穿帶整齊。來到前殿。拜了幾拜。三牲酌願。一面收拾金銀珠寶。一面央了親戚。寄回家去。就將謝神的三牲酒果。安排停當。請出當家師付道。昨日遇一親舍有事。煩我。不知几時才

回這一間房鎖一日。還師付一日租錢房中並無別物。止有床張衣服在內。乞師付早晚看守。特設薄酌。敬請老師。几位和尚感謝無窮。大家痛飲一番。曹客道。我告別了。和尚送出山門。但見金烏西墜。玉兔東升。約有黃昏。踱至花園門首。將門慢慢一推。却是開着。竟進園中。只見露台下。夫人與愛蓮迎着前來。愛蓮忙去鎖門。夫人笑道。夜深無故入人家。登時打死。勿論曹客道。還有四個字。夫人忘了。夫人道。非奸即盜。這四個字麼。今日你認盜認奸。曹客道。認了盜罷。在此園內。也不過是個偷花賊耳。二人就在月下坐了。愛蓮取了酒肴。擺列棹上。夫人着愛蓮坐在桌橫。飲酒。月下花前。十分有趣。從此朝歡暮樂。朝藏夕出。止他三個人知之。餘外家人。並一字不聞。真來光陰似箭。不覺二載。這且按下不表。再說本城內。有一個衙行生理。名喚鄔利。到了三十歲上。方娶得個妻子。叫做玉奴。年方二十歲。生得七八分容貌。夫妻二人十分眷戀。這玉奴爲人柔順聰明。故此鄔利得意着他。其年玉奴母親四十歲。玉奴同丈夫往岳丈家去拜壽。丈人王春留他夫妻二人陪衆友吃酒。過了兩日。鄔利別了岳父母。竟往家去。留妻子在娘家住。几日來。便了玉奴。言道。你自歸家做生意。我過兩日。自己回去。不須你來接我。鄔利聽說去了。玉奴又在娘家住了几日。遂別了父母。取路而行。未及數里。只見狂風急至。驟雨傾來。玉奴見雨勢甚猛。連忙走入寺中。未知如何。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鄔婦人堅執不充 二和尚竟使毒心

且說玉奴走入寺中。山門裡邊。橙下坐着。心下想道。欲待回轉娘家。不能。欲待走到夫家路尚遠。心中憂悶。如何是好。初時還指望天晴再走。不想那雨益傾一般。倒將下來。平地水深三尺。教這孤身婦女。怎不愁煩。又見

一時天色晚了。玉奴先計可施。左右一看。見金剛脚下儘好安身。不免悄悄躲在此處。過了今宵。明天再走。竟自席地而坐。須臾只見從裡面走出兩個和尚。在傘下提着一個燈籠。前來閉上山門。又往兩邊一照。玉奴無處可藏。忙站起來。道個萬福。道個乃前村鄔利妻子。因往娘家而回。偶值大雨。進退不能。求借此間。權留一夜。望二位師付方便。原來這兩和尚。一個叫作悟明。一個叫作悟淨。是一個貪色的飢鬼。一時見了這個標致青年。的婦人。如得了珍寶。豈肯還放走了他。便假意道。原來是鄔官人令政。失敬了。那鄔官人常到這邊。與我二人十分相契的好友。不知尊嫂在此。多有得罪。如今既已得知。豈有叫尊嫂在此安置的道理。况尊嫂必受飢了。求到小房。素飯。玉奴道。多承師付盛意。待歸家與拙夫說知。來奉謝便了。只求在此。權坐。餘不必費。悟明道。你看這地下。又有水進來了。少頃水裏

如何安身。我好意接尊嫂房中一坐。不必推却了。悟淨道。師兄你擎了傘。與燈籠。我把娘子抱了進去。言之未了。向前雙手抱起就走。玉奴叫道。師付不必如此。成何體面。他二人那里肯聽。抱進一座淨室。推門而入。已有一個老和尚。先與兩個婦人在那裏頑耍。悟明叫師父。如今一家一個。省得到晚你爭我奪。老和尚一看。好個青年美貌山主。先與我師付拔一個頭簪。那二禿咱肯竟把玉奴放在禪椅上。解他鈕扣。退下中衣。悟淨揪住悟明。取出小和尚。往裏一湊。一把抱住就弄。玉奴掙得有氣無力。到此地位。動又難動。只可忍羞含怒。流着兩淚。憑他弄了。悟明拔了頭簪。悟淨又上老和尚。上前來爭。被悟淨一推。跌了個四脚朝天。半晌爬得起來。便叫那兩個婦人道。乖肉。這兩個畜生不仁不義。把我推上一交。你二人也不來扶我一扶。一個婦人道。只怕跌壞了小和尚。那一個道。一交跌殺那老

禿驢。三個正在那裏調情。不想玉奴被二僧弄得淫水淋漓痴昏迷迷。半响開口不得。二僧放他起來。玉奴大放哭不止。兩個婦人上前勸道。休要愁煩。你既來了。去不得了。玉奴道。我如今醜已出了。如何還去不得。二僧道。我這佛地。是沒邊沒岸的世界。只有進來的。那里有放你出去的道理。你今日遇了我二人。是前世姻緣。從今死心搭地。依着我們。你要想思還家。今生料不能了。玉奴道。今晚已憑二位尊意了。明早千萬放奴還家。是師付恩德。連忙拜將下去。三個和尚笑將起來道。今晚且完宿緣。明日再說。忙忙打點酒食。玉奴只不肯吃。兩個婦人再三勸飲。沒奈何吃了几杯。兩個婦人又道。奴身俱是好人家兒女也。因撞着這兩個禿驢頭。被他藏留在此。只如死了一般。含羞忍恥過了日子。再休想重逢父母。再見丈夫面了。玉奴見他們這般一說。也沒奈何想道。且看後來再取。且說這老和尚。

名曰全身。當晚便要與玉奴一睡。隨扯他進房而去。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衆佳人深入無底洞 田氏婦降香被淫污

話說老和尚全身。將玉奴扯到房內。盡情玩耍一夜。自此以後。三個禿驢。與三個婦人。每日飲酒取歡。過了儿日不提。這玉奴的丈夫。不見妻子還家。往丈人家接取。見了岳父母道。玉奴爲何不出來見我。王春道。去已八日了。怎生反來討妻子。鄭利道。几時回去。一定是你嫌我小生意窮人。見女兒有些姿色。多因受人財禮。另別嫁了。王春罵道。放屁。多因是你這畜生窮了。把妻子賣放別人去了。反來問我討。丈母道。你不要打死我的女兒。反來圖賴。便跌天跌地哭將起來。兩邊鄰舍聽見。一齊來問。說起原故。都道果然回去了。想此事必竟要涉訟了。遂一把紐到縣中。叫起屈來。太爺聽見。叫將進來。王春把女婿情一訴。太爺未決。王春鄰舍上前一口同。

音道。果是面見回鄔家去的。鄔利道。小人又不是住的深宅大院。就是回家。豈無鄰舍所知。望太爺喚小的鄰人。一問便知。縣公遂差人拘到鄔家。鄰舍問道。你們可知鄔利的妻兒時回家的。那四隣道。鄔利妻子因他岳父生日。夫妻同往娘家賀壽。過了幾日。見鄔利早晚在家。日間街坊上買賣。門是鎖的。並不見他妻子回來。王春道。太爺他謀死妻子。自然買囑隣居。與他遮掩。知縣道。也難憑你一面之詞。但王春告的是人命事情。不小。把鄔利下獄。另日再審。這登時把鄔利扯到牢中。那兩邊隣舍。與王春在不時聽審。這鄔利生意人。一日不趨。一日無食。又无至親送飯。寔是苦情。喜外有一個朋友。名喚尤仁。與他送几串錢文度日。按下不提。且說玉奴每日仍於淨室外邊聲息不通。欲尋自盡。又被兩個婦人勸道。你既然到此。也是個緣分。且含忍守着。倘有個出頭日子。也未可知。玉奴聽了道。多

謝二位姐姐解勸。怎得忍辱偷生。但不知二位尊姓。一個婦人道。奴家姓江。行二。這位是郁大娘。我是五年前到此燒香。被老和尚誘入淨房。把藥做的酒。放於花糕內。吃了幾條。便醉將起來。拔我放倒床上。如此及至醒來。已被淫污。幾次求放。只是不依。那兩個徒弟。面有麻點的。另號仙靈。這面上有紅記的。另號明珠。我來時都有婦人的。到後來病死了一個。便埋在後面竹園內。又有二人也死了。照如此埋的。這郁大娘也是來燒香。被這秃驢扯進來的。上了路。便死了。不放出去了。如今說不得了。我們三個人。且含忍着。或者惡貫滿盈。自有報應。在后正是。

每日貪杯又宿娼

風流和尚豈尋常

袈裟常被胭脂染

直掇時聞花粉香

悟明一日正在殿上行走。只見一個孤身婦人。手持香燭。走進山門。

中來。隨仔細一看那婦人年紀有三十五六了。一張半老臉兒。且是俏面。衣衫雅致。就如秋水一般。清趣之極。舉着一雙小脚。走至殿上。朝佛燒香。點燭。拜了几拜起來道。請問師付。聞知后殿有一個觀音聖像。却在何處。這一問。便抓着晤明的痒處。便想道。領到那邊。他兩個又與我爭奪。忙道。小娘子待小僧引導便是。那婦人只當他是好心。一步步跟入了烟花賽。進了七層門到一小房。果有聖像。田氏深深下拜。悟明回身把七層門都上了栓。走將進來。田氏道。多蒙指引。告辭了。悟明日。小娘子裏邊請坐待茶。田氏道。不敢打覺。悟明道。施到此。沒有不到小房待茶之理。田氏道。沒甚布施。決不敢饒。悟明攔住去路。那里肯放。田氏只得又入一房。見極其雅靜。桌上蘭桂名香。床上梅花羅帳。只見和尚笑嘻嘻。捧着一個點心盒兒擺下。又取了一杯香茶。連忙說請。田氏曰。我不曾打點香錢。怎好取饒。

和尚笑道。大娘子不必太謙。和尚家的茶酒。俱是十方施主家的。就用些。並非費僧家一鈔。請問大娘子貴姓。田氏道。奴家姓田。丈夫沒了七年。守着一個兒子。到了十五歲上。指望他大來成些事業。不想上年又死了。孤身无依。故來求神。賜一個好結果。和尚笑曰。看大娘子。這般美貌。怕沒有人來求娶你。田氏不答。不期吃了几條花糕。下去那熱茶在肚內。發作起來。就如吃醉了的一般。立脚不住。只得在那邊穩坐。復問道。你這花糕裡有什麼東西。方吃下去。怎麼頭暈眼花起來。和尚道。大娘子想是起得早了些。先人到來。便在床上一睡。何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新編奇巧豔史卷二

第七回 秃驢姿意取歡樂 全身一心行方便

話說和尚叫田氏小床一睡何如。田氏想道。今日中了秃子計了。然而要走。身子跌將倒來。坐立不住。只得在桌上靠着。那秃子把他抱了放在床上。田氏要掙被酒力所困。那里遮護得來。只得半推半就。順他做作。那秃賊解開衣扣。退下小衣。露出一身白肉。喜殺了賊秃。他便姿意幹將起來。

初時半推半就 后來越弄越騷

起初花心蜂採 次后雨應枯苗

約有兩個時辰。賊秃叫聲親娘。那小和尚連跳了九跳。方才出了几股子。壞雄。田氏忽然酒醒道。師付我多年不曾嚐着這樣滋味。你今弄的十分有趣。怪不得婦人家要想和尚。你可到我家常去走走。和尚道。娘子你既